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年

第一五四三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六月九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43)	1
主席的发言	1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9814 和 Corr.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四十三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P.卡特里先生(尼泊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4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9814 和 Corr.2)。

主席的发言

1. 主席：在进行安理会今天下午要处理的事务之前，我愿意讲几句话，借以表达我们这里所有在座的人对秘鲁人民所感到的同情。他们最近经历了如此一次灾难性的地震。我们在得悉这次突然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广泛的死亡和破坏时都感到悲痛，并对它带来的剧烈的苦难深切关怀。

2. 我想建议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拍发一份电报，对秘鲁政府和人民所遭受的不幸表示我们的深切同情。

3. 如无异议，我将代表安理会进行此事。

向离任主席致谢

4. 主席：在着手处理本日会议议事日程上的项目之前，我还想向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为他在五月份主持安理会审议的堪为模范的作风，转达安理

会的谢意和我本人的钦佩。安理会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第一五三六次会议〕在巴林问题上达成了意见一致的决定大部分应归功于这个月份主持会议者的老练做法。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在他主持安理会讨论中东局势的会议〔第一五三七次到第一五四二次会议〕时，也表现了同样的机智、正义感和公平的态度。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
报告(S/9814 和 Corr.2)

5. 主席：按照安理会处理现在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惯例，如无异议，我提议，依照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提出的无表决权参加此次讨论的请求，邀请他们在安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Z.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U.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和D.比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会议席就座。

6. 主席：在秘书长以文件S/9814 和 Corr.2——第一个正误表仅适用于法文本——向我们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安全理事会现将恢复审议有关塞浦路斯的问题。

7. 安理会各理事国还收到了一份供我们在非正

式协商过程中加以审议的决议草案文本的副本，它载于文件 S/9831。

8. 有几位代表已经表示了想要在安理会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前发言。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的代表，现在就请他发言。

9.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愿意向一个小而勇敢的国家的杰出代表致敬。这个国家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有效地抗拒了一切殖民主义统治并维护了它的独立和完整。

10. 安全理事会把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列入它的议程。我愿及早趁这机会对联合国部队在这个岛上所完成的卓越工作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它在与我国政府紧密合作下出色地为塞浦路斯的安定作出了贡献。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各次行动中，人们把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工作誉为也许是最成功的事例。这次行动之取得成功，我国政府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部之间的欣然合作是重要的因素。我愿亲自向部队司令官普雷姆·昌德将军和他统帅下的官兵表示我们的赞赏。

11. 在这一点上，我愿意把我们对吴丹秘书长的深切的感激之情记录在案，这是因为他对塞浦路斯问题有着真诚的关怀，并诚挚地致力于公正而和平地解决该问题。我们钦佩他还因为他作为一位开明的世界政治家所表现的智慧和仁慈。他的独立见解和对通过宪章实现世界团结与和平的献身精神再一次在他最近的发言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本年初他谈到尼日利亚的局势时说道，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所有会员国均享有使它们的存在和统一受到尊重，它们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受到保护的权力。

12. 我们也要向秘书长在纽约和塞浦路斯两地的秘书处的同僚，本奇先生、罗尔兹-贝内特先生和他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致以热烈的谢意。他们为促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行动取得成功表现出始终如一的献身精神并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也要对那些派出军事分遣队和自愿捐款的国家表示我们的赞赏和感谢，它们作出的宝贵贡献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行动成为可能。

13.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秘书长关于截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为止的六个月期间的情况报告[S/9814和Corr.2]。它表明两族之间的形势依然平静，并继续有所改善。开枪事件的数字已减少到十五件，而在前一时期则为三十件。报告也特别提到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关系的改善和两族之间有着一种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的令人更为安心的迹象。

14. 在经济领域里，若干机构，如粮食委员会、销售经理部、高等技术研究所、生产力中心和塞浦路斯开发公司以及其他机构，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谈到的：

“为了更好地利用岛上可资运用的财力和资源以造福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在许多居民区，人们不断强调迫切需要作出共同努力。”〔同上，第44段。〕

而且，众所周知，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经济领域里的合作是一个有助于减少和克服政治上的分歧的因素。

15. 可是，塞浦路斯土族仍在坚持为创建一个单独的经济而努力。这种分离主义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而且正当全世界为实现各国经济一体化而作出努力的时候，是尤其令人遗憾的。现在是应该让经济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中的合作精神在塞浦路斯抬头的时候了。这种精神，在塞浦路斯人民大众中确实存在着，土族或希族都一样，如不被外来的影响和压力所阻碍，它会结出果实来的。

16. 报告表明，在作为这个岛屿的主要支柱的农业方面，两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状态看上去“比自发生动乱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稳定”〔同上，第45段〕，这是令人满意的。塞浦路斯土族农民更多地参加政府和世界粮食方案资助的土壤保持和造林方案以及农业混合经营计划，这是另一个好转的情况。正如报告所述，农业混合经营“是迄今进行过的最重要的农业规划之一，它必将有利于为数众多的塞浦路斯人，希族和土族都在内”〔同上，第47段〕。可是，显然，塞浦路斯土族参与经济发展必然要取决于他们乐于合作的程度。

17. 在公用事业方面，报告指出，有着令人鼓

舞的逐步恢复常态的发展。在几个塞浦路斯土族的村庄中，政府当局已经改善或修复饮水和灌溉用水的供应，并对拟议中的水坝地点是否适宜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向更多的塞浦路斯土族的村庄供应电力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 报告说，对塞浦路斯土族的“政府援助，特别是在技术人员能进行管理的区域，是容易获得的”〔同上，第46段〕。为了使农业和自然资源部的技术人员能进行管理工作，他们必须有进入处于某种自我隔离状态的有关区域的自由；这是提供援助时经常会发生的问题，但是最近的报告表明这种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19. 在通行自由方面，很遗憾，自从上次的报告〔S/9521〕以后，情况并无变化。塞浦路斯希族仍受阻止，不能进入塞浦路斯土族控制的各个地区。这是政府严重关切的一件事。根据提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并由政治联络委员会提出的一份表格，在塞浦路斯有一百二十三条公路，全部或部分地不许塞浦路斯希族人使用；就是说，塞浦路斯绝大多数人仍然不得使用他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公路。而且，那些公路中有四十六条是塞浦路斯希族农民进入他们的耕地时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知道，在上述公路中，有五条是主要交通线，如尼科西亚-基里尼亚公路，法马古斯塔-查托斯-尼科西亚公路等等。与之相反，塞浦路斯土族在岛上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公路上却能通行无阻。甚至在军事禁区，为了耕种土地，政府现在也允许他们自由进出。

20. 秘书长载于两个文件S/9233和S/9521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为响应政府的正常化措施，塞浦路斯土族的领导人应该取消在他们控制下各地区对通行自由的限制这件事是多么重要，并警告说，当前存在的非正常局势可能损害两族之间会谈的前途。

21. 遗憾的是，两族之间的会谈进展颇为迟缓。这是令人失望的。但是，比会谈的迅速结束更为重要的是会谈的成果，这个成果从实质上说来必须是一种合理的和持久的解决。从秘书长的报告看来，会谈进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一方所持的有关统一的概念和另一方所持的有关分裂的概念所构成的对立。统一是同和

解与合作为伍；而分裂是猜疑和对抗的伙伴。一个是积极的；另一个则是消极的。把两者调和起来确实是件困难的工作。

22. 地方政府问题，不论在其意义上或者在其应用上，业已证明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按照公认的准则，地方政府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从来没有，也没有可能按照种族的标准来加以划定。也不可能设想它是由下而上垂直伸展而成的国中之国。离开单一国家的准则，走向消极的分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样做只能使局势恶化。

23. 塞浦路斯政府，尽管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以满足对方的要求，但不可能超越单一国体制的范围，以致破坏了这个岛国的完整统一。为和解而作出的让步，其过程应永远服从一个主要的目标，即：解决办法是正义的而且是可行的。使用压力或其他方法迫使对方同意一个本身不合理，又加深分裂或违反宪章原则的处理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样做仅仅是从困难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更坏、更复杂的阶段，从而为有关的人民和国际和平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24.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强调他绝无意于减损塞浦路斯土族作为平等公民的权利的同时，表明他的政府不会接受塞浦路斯的行政区化或者联邦化。

25. 目前问题的主要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存在于具有理智和善意的人们之间的困难是不该回避的，而是应该正视并通过耐心和辛勤的努力、促进相互谅解来加以克服。因此，双方的对话人，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都强调会谈并未失败而且要不顾涉及的困难继续进行下去，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了。这样，双方至少在一个前提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在会谈中要作出新的、坚决的努力。这表明通向相互谅解之路是敞开的。马卡里奥斯总统在一个有关的声明中曾说：“我们将以无穷无尽的耐心和善意继续会谈。”

26. 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报告里也满意地注意到，土耳其外交部长查拉扬吉尔先生与希腊外交大臣比比内利斯先生在最近的公开声明中都重申他们全力支持两族之间的会谈，并着重指出，必须在一个独立的单一国的基础上争取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27. 因此,我们可以表示这样的希望,即在下一轮会谈中,将本着能产生建设性成果以保证一个正义的、切实可行的以及持久的解决办法的积极方针,作出新的、坚决的共同努力。这个解决办法应是符合宪章的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的。

28. 应该看到,使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在他们的岛国上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因素远远超过了使他们分裂的任何分歧。

29. 我们必须看到彼此的优点和积极的一面,看到人民中、形势中和生活上的好的一面。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技术已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整体。人类如要生存下去,就得承认这个现实,并且回到统一与和平上来。这是我们当前时代的道义要求。这对局部或者全局都同样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里,如果要克服它目前的困难并在岛上建立和平,就必须实现居民各部分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这是因为塞浦路斯问题,正如一些其他的问题一样,基本上是一个道义的问题,并且是以人的道德感为准绳的。

30. 我们相信人类的进行调整的固有能力和,因此,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途径,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响应,使这次寻求解决问题的努力证明是有意和富有成果的。这样一个发展还将对整个纠纷地区的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31. 主席:塞浦路斯大使对主席所作的友好的讲话,我愿表示感谢。

32.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土耳其大使,现在就请他发言。

33.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向你致我们良好的祝愿。

34.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开会讨论秘书长有关这个项目的报告[S/9814和Corr.2]。和往常一样,报告是全面而有启发性的,并建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委托任务期限,按目前兵员再延长六个月。

35. 在报告的引言中,对报告所涉及的这个期间的塞浦路斯情况综述如下:

“在过去六个月中,两族之间的局势仍然平

静,在恢复正常生活状态方面有了某些改善。但是,在一族内部发生了一些包括暴力行为在内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加剧局势的紧张和引起普遍疑虑的趋势。”[同上,第2段。]

36. 我们相信,所有真诚地关心塞浦路斯问题取得和平、正义和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的人士不能不对报告中所评价的局势表示某种遗憾和失望。事实上,我国代表团和那些与这问题最直接有关的代表团,以及六个月前在安理会举行的有关这项议程的会议[第一五二一次会议]上发表过他们看法的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代表都曾被当时对塞浦路斯局势的有希望的估计所鼓舞。用秘书长的话说,当时的局势不仅保持“平静,只发生了几件引起紧张的事件”,而且“继续保持和平状态的普遍愿望”是“始终显然可见的”,并且“朝着恢复正常生活状态”有了“稳步的改善”[S/9521,第2段]。

37. 但是,不管这种局势的恶化和它对更好和更顺利地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的进展所引起的障碍是如何令人沮丧和遗憾,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各方人士对当前问题采取冷静而建设性的态度在目前情况下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可能有助于把“某些改善”转变为“稳步的改善”,以实现持续不断的平静和安宁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达成意见一致和和平解决方法的先决条件。

38.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防止战斗再次发生的职责,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目前报告涉及的期间,军事形势是平静的。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行动自由几乎没有任何阻挠的事例——事实上只发生过两次涉及两族双方的事件——而这两次孤立的事件都是由于无知或误解命令所引起的,并非有意的阻挠。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继续与两族保持着紧密联系和良好的工作关系。在所有的地区,包括那些最敏感的地区,开枪事件空前稀少。

39. 关于维持治安的进展情况,报告陈述如下:

“回顾这一时期,若干涉及塞浦路斯希族的暴力事件在岛上产生了紧张局势和疑虑。幸而这些事端没有引起任何两族之间的动乱。”[S/9814和Corr.2,第33段。]

40. 在分析两族之间这种令人鼓舞的局势的时候，对塞浦路斯土族和他们的领导人在三月份的困难日子里所表现的克制态度给了恰当的称赞。用报告的话来说，它“无疑地对局势的早日稳定作出了贡献”。

41. 我确信安全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国和所有有关的人都必定会赞赏土族的这种建设性态度，它再一次地显示了土族对和平地和意见一致地解决问题的殷切和诚恳愿望。

42. 我国代表团认为，要描述这种积极的态度最好是引用已载入报告中的有关土族所作声明的原话，请允许我援引这段声明：

“一位代表塞浦路斯土族的发言人声明：任何谋杀或对人身使用暴力的企图都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这种企图是针对身居高位的人或者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那就更其令人遗憾了，因为它势将引起普遍的不安。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不要扩散，以致完全破坏当前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恐怖行为，不论是针对塞浦路斯土族或发生在塞浦路斯希族内部，都无助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同上，第 35 段。〕

43. 尽管土族已表现了克制的态度，我相信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土族在面对报告中相当详尽描述的引起紧张和惊恐的严重局势发展时，感到真正的担心和疑虑。

44. 人们在读到秘书长的经过考虑的意见时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真正的担心的深度。他说紧张局势看来在较大的程度上平息了，但“随后发生的事件说明导致这些事件的种种困难绝没有终止”〔同上，第 79 段〕。

45. 我还要补充一点。正当孕育着不祥后果的暴力行为在岛上发生的时候，意诺西斯，即这个岛与希腊合并的题目又在某些方面——包括负责的方面——大事宣扬了。这足以说明为何土族感到日益增加的忧虑和惶惶不安。因此，土族的深切焦虑无法消除。在面对那些不是由它造成的事端时，它不仅表示由衷的遗憾，而且抱着深刻不安的心情和极端审慎的态度，这是极其自然的。

46. 报告在描述暴力事件的增加和恐怖活动升

级的一节中（第 41 段）提到塞浦路斯希族当局最近收回的非法持有武器和弹药，其数量已达到：来复枪三百枝，机枪六十挺，轻机枪四百挺，手枪和左轮手枪八百枝，手榴弹一千二百颗，弹药三十四万发。这些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不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述。

47. 非法持有武器的问题向来就是使土族担心的主要根源之一。上述事件表明他们的恐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副总统库楚克博士向秘书长提出，请求联合国使用它的影响并进行斡旋，以消除可能使用这批武器进攻土族的威胁。

48. 我国代表团认为，报告提到的而且刚才我极为简略地提及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幸的，因为它们发生在两族之间正缓慢地、但是稳步地走向互相信任的时期。

49. 在标题为“有助于恢复正常状态的种种活动”的第三节中，报告也提到了两族之间往来的一些改进情况，我们看来，这些情况是可令人满意的。

50. 我们诚恳地希望，那些最可能促进对双方都有利的持久信任和相互谅解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并受到最优先的考虑。但是，我已经说过，为了使这些好转的情况保持稳步向上发展的趋势，它们应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就手头上的问题来说，我愿提一下被迫离开家园的塞浦路斯土族这个问题；报告的第 56 段说到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进展。但是，从报告的这一段也可以看出，塞浦路斯土族总共只有四十五户能够回到他们以前的村庄。考虑到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总数在两万以上，我们不能不对重返家园和善后工作的进展极为缓慢的步伐感到失望。目前，塞浦路斯土族仍在等待着塞浦路斯希族对他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几项建议的答复。至于正常化的过程，我国代表团愿意指出，塞浦路斯土族仍被剥夺某些权利和福利，如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等等。人所共知，多年来从来没有从国库收入中拨出任何款项给土族；并且人们也知道，文职机构中塞浦路斯土族人员的工资是由土族负担的。

51. 就足以影响正常化过程的一般情况看来，并且就报告中指出的近几个月中日益升级的恐怖和暴力活动进行分析，塞浦路斯土族在关于通行自由的问题上所持有的审慎态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事实上，报告

的第 59 段表达了土族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对数百个塞浦路斯希族在一九七〇年一月至五月之间通过土族地区的情况也同样提供了有关资料。

52. 我不得不重复六个月前我在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上讲过的有关“正常化”的话。我有必要再次指出，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正常化的实际情况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我遗憾地、很勉强地、但也是有信心地指出，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尽管发生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件，如果希族对土族的问题表现了更主动一些的和持更谅解的态度，在这方面局势本来是可以变得更为令人满意的。要求希族做到的一个根本的谅解措施，就是要避免以正常化为借口来剥夺土族目前享有的宪法权利或危及它的安全。尽管塞浦路斯土族认真地致力于和平与和平解决的事业，并殷切谋求双方同意的和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却不能期待他们在取得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前，会放弃他们的生死攸关的权利或置他们的安全于不顾。

53. 我深信安理会，本着良知，会回顾到土族对塞浦路斯希族为和解和恢复合作采取的各项措施所作出的多次热烈响应。对每个能减轻它从一九六三年事件以来所面临的苦难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善意行动，土族始终愿意，甚至渴望作出相应的配合行动。尽管受到折磨，它一直极为审慎，决不超越它的宪法权利的范围。它总是力求遵守一九六三年生效的立法。它所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是迫于它当前的日常生活环境所致。就象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记载的那样，这些措施是暂时性的，并且在事实上不会损害作为两族间会谈基础的国家的宪法结构。

54. 现在我来谈一下两族之间的会谈。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如实地报道了关于登克塔什先生和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两族间对话上所作的努力。我们都了解这些会谈遇到的困难。尽管我们大家对会谈还没有在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方面取得足够的成果感到十分遗憾，我们认为除了已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之外，两族领导人和与问题最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所表现的决心，构成了鼓励和希望的因素。我国政府继续支持两族之间的会谈并在这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正如报告中着重指出的，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先生把两族间的会谈描绘成通往解决的道路上一个重要阶段，

并说“利用这个可能性”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同上，第 70 段。〕

55. 报告也引用了我国外交部长查拉扬吉尔先生声明中的话，他强调指出了两个族有必要通过协议，联合制订共同生活的条件，并在每个阶段保持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的特点。

56. 关于为寻求解决办法达成意见一致的基础的可能性问题，秘书长在这份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困难，我仍相信塞浦路斯的政治解决所必需的种种因素确实是存在的，同时，一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内容，并能保护两族的合法利益和愿望的折衷解决方案是能够作出的。因此，我呼吁双方本着良好的信念，取得成果的决心和做出让步的意愿把两族之间的会谈继续下去。”〔同上，第 82 段。〕

57. 考虑到这一估计和呼吁所具有的现实性和令人鼓舞的明智，我国代表团希望向秘书长表达它的深切的谢意，并最诚恳地希望这个估计和呼吁将受到所有有关方面同样的欢迎。我们认为，会谈的成功将只能更多地依靠现实主义、建设性的做法和政治家的风度。

58.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愿再次向吴丹秘书长和他在纽约及塞浦路斯现场的亲近合作者表达我们的深切谢意。我特别要提到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先生和罗尔兹-贝内特先生，以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和部队司令官普雷姆·昌德少将，以及那些在他们指挥下服务的人。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勤勉、耐心和建设性的努力保证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得以顺利地执行任务。

59.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60.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愿向你祝贺并为你在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取得成功表达我的最良好的祝愿。

61. 秘书长在他的六月一日的报告中建议把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按目前的兵员再延长六个月。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个建议。

62. 吴丹在分析促使他向安理会提出这项请求的理由时，除了别的以外，还提到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认为克莱里季斯-登克塔什的

“……会谈仍然是解决现有分歧的唯一可接受的途径，而且即使没有使人立即感到乐观的理由，会谈还是应该继续下去。”〔同上，第81段。〕

秘书长在结束发言时说：“这也是我的看法。”〔同上〕

63. 在他的报告的第42段和以下各段，以及在第83段末他的看法中，秘书长在述及两族居民之间的关系时，注意到由于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合作有所增进，存在着进一步恢复正常局势的使人安心的迹象。

64. 可是，即使就这方面来说，局势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这从报告的第22、23、24、59和83各段，特别是在有关缩小对抗地区和通行自由方面，是显然可见的。因此，秘书长坚持他经过思考的意见，即在实现政治解决之前，可以设法实行他的特别代表和联合国部队司令官所建议的局部安排，这将促进局势恢复正常，大大有助于双方和解，同时增加目前会谈取得进展的机会。

65. 无疑，在这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合作问题和旨在寻求解决他们争端的办法的会谈——联合国部队的贡献和奥索里奥-塔法尔大使和普雷姆·昌德将军的协助极为重要，因此也是必需的。

66. 正是因为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是有益的，希腊将继续捐助款项支付费用为部队提供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我们的捐款数字最近超过了八百万美元。

67. 我完全认识到这个事实：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为建立和维持这支部队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它们有权期待克莱里季斯-登克塔什会谈取得更大的进展——为持久安定、从而为撤退部队开辟道路的进展。

68. 在我与秘书长协商的过程中以及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我和其他的人一样经常对尼科西亚谈判进展缓慢感到遗憾，虽然我清楚地认识到会谈正在遇到种种困难。

69. 我在安理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会议〔第一五二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再次向安理会表达了对会谈停滞不前感到的不安。我特别说：

“……我们比以往更为确信，塞浦路斯的双方必须加紧努力以保证他们正在举行的会谈能产生有益的成果。

“过去，我曾有机会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希腊方面认为时间因素很重要，我们仍然保持这个看法。”

70. 后来在同一次会议上，几乎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代表都表示了这种忧虑的心情：这种静止状态可能产生的不是和解的精神，而是有关各方所持态度的僵化。

71. 联合王国代表甚至谈到支配着局势的四个因素，他还说到人和经济的因素：

“……促进友好关系、和解及和平。其他两种因素，即政治因素的和军事因素，都有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向着分裂和分离以及长期争论与长期分治的方向发展。”

72. 据我看来，卡拉登勋爵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妨碍双方在目前的会谈中取得确实的进展的理由看来大都是政治性的，并且，象卡拉登勋爵已预见的，可能导致分裂、分离和分治。

73. 尽管如此，回忆一下尼科西亚会谈的出发点是适当的。这个各方已一致同意的出发点是以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原则为基础的。

74. 克莱里季斯先生是受他的政府的委任负责进行谈判的。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将他执行任务的情况概括如下：

“希腊和土耳其已经一致同意塞浦路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因为双方都知道两国之间的武力对抗对希腊和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它们得出结论认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在这样的范围内进行，即保持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而其宪法体系应予修改，以一方面使国家是单一的，另

一方面使塞浦路斯希族多数通过给予土族少数必要的宪法保证来尊重其种族存在。

“根据我方才提到的精神，联合国秘书长对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发出的开始会谈的呼吁已被希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接受了，并得到东方与西方，以及不结盟国家的支持。

“就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说，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一致认为，最有利和最公平的做法应该是在塞浦路斯人之间进行会谈——这种做法正是我们在和希腊政府密切合作下进行的。”

75. 谈判者之一所作的这个声明，就我所知，从没有被否认过。此外，你们可能还注意到库楚克先生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所作的发言。他说：

“塞浦路斯土族所要求的是‘他们在一个单一的国家，即塞浦路斯共和国内作为一个伙伴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生活的权利受到尊重’。”〔S/9233，第67段。〕

76. 土耳其代表在后来，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五二一次会议〕在这里说，我冒昧地再次引用他的话：

“至于他所说的关于单一的国家的话，土族领导人并不反对单一的国家。全部问题在于怎样去缔造这一个单一的国家。

“……问题确实在于，塞浦路斯的独立应该保持，在这一独立的结构之内，两族应有良好的工作关系，保持它们本身的特性，不应该互相害怕。”

77. 另外一些同样主旨的讲话见秘书长报告的第69段和第70段〔S/9814和Corr.2〕。从这些讲话来看，双方各自的立场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分歧。那么困难究竟在哪里呢？显然，它们来自谈判者面对的那些提议的复杂细节。克莱里季斯先生所代表的一方肯定不会拒绝承认：所将取得的协议应该如库楚克先生所希望的那样，考虑到塞浦路斯土族的民族特性和利益，以及他们的安全，甚至考虑到他们处理自己地方事务的愿望，如登克塔什先生所说明的那样。

78. 但是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也同样渴望保障塞浦路斯国家的特性，以便保证实行一种政府制度，这种制度将使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都有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感受。因为如果做得过分了，你们就会破坏国家的单一的性质，从而影响到它的领土完整并放弃它的独立。而这样做将是和安理会各理事国心目中的一系列想法背道而驰的。我不需要在此一一列举这些想法了。

79. 在我看来，这就是困难的症结所在。它给历次会谈注入了某种止步不前的因素，它也使我代表团感到担心。就我们方面而言，我们希望这些会谈将会回到其自然的进程，从而得到一个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劳永逸地消除长期以来一直威胁着该岛的可怕的危机。希腊政府决心致力于这项目标。它将不遗余力地为和解和谋求和平的行动取得成就作出贡献。

80. 我已打算把今天下午的发言只限于谈些基本问题。对安全理事会来说，基本问题就是塞浦路斯两部分居民之间关系的现状，以及他们为共同生存寻求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的会谈进展的情况。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取得了具体而积极的成果，那么，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就可以说是大体上完成了。

81. 因此，我的责任就是向安理会简单扼要地就安理会现在所审议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这些方面的发展情况，作出我们的评价，并向安理会提出正式的保证，希腊政府的行动方针是符合整个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

82. 我刚才所说的要点，虽然是轮廓，但却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为了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就是说达到塞浦路斯岛上的安定局面，还需要做些什么。

83. 互相攻讦诋毁是达不到这种结果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大量的善意和相互谅解，而重要的是与这场政治争端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在他们的态度和它们的声明中所表达的立场。

84. 几分钟前土耳其代表曾暗示说，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某些事件已经或可能会对会谈的顺利进行和两族间的关系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

85. 的确发生过一些事件。对于这些事件,我们首先予以谴责,认为它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些事件已打破了生活在这个骚乱时期的塞浦路斯希族居民如此迫切需要的和平和宁静。因此,我这样说是不会有人觉得奇怪的,即这些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塞浦路斯希族多年来经受的动荡不定的境遇所造成,他们有时处于外国军事干涉的威胁之下,有时徒然地期待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能根据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共享的国际原则保障他们的前途。但是,把这些仅仅影响到岛上塞浦路斯希族的事件说成可能或者在事实上真的阻碍了会谈取得进展,那就是企图利用这些事件捞取好处。那就等于是说,根据这种假设,塞浦路斯土族谈判人员本来是有可能使会谈取得某些进展的,但是这些事件给他们造成了阻力,而这些事件则是与塞浦路斯土族毫无关系并且丝毫不曾涉及他们。事实总是事实,秘书长的报告里白纸黑字地写着,该岛两部分居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六个月中决不是恶化了,相反,却取得了缓慢而切实的进展。人们甚至还可以象秘书长那样地说,如果塞浦路斯土族对于消除对抗的问题和通行自由的问题表现得更为谅解些,我们未尝不会看到紧张局势的更大缓和。

86. 在结束之前,我想向秘书长和他的杰出的同事们对他们献身于和平事业的努力以及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做的工作表示高度的赞赏。

87. **主席:** 我的名单上没有要发言的人了。既然目前没有别的代表要求发言,安理会将对 S/983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决议草案一致通过。^①

88. **主席:** 有几位代表要求在表决以后发言,我将依次请他们发言。

89. **希尔德亚德先生(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感受过你在安理会设立的一个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时所表现的才能。我们

深知,我们能够期望你将显示出一个军人的权威和一个外交家的机智和判断力。我们庆幸能有贵国这样一位杰出的儿子来担任我们的主席。

90.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你对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的法国大使所致的颂词。对我国代表团团长在那个月举行的安理会首次会议上〔第一五三六次会议〕欢迎他的时候所发表的十分热烈的言辞,我实在无法再说得更好。不过我还是乐于亲自向他表示我们的赞赏和钦佩。

91. 在转到讨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还想就你以安理会的名义向遭受了可怖灾难的秘鲁人民发的慰问电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欢迎和支持。

92. 我们再次感谢秘书长所作的清晰和建设性的报告〔S/9814 和 Corr.2〕。他并不鼓励幻想或自满,而是把困难放在适当的地位。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该岛现在已进入一个平静时期,但暴力行为竟又重演。我们和秘书长同样感到深切宽慰的是,三月八日马卡里奥斯总统在他的直升飞机遭到狙击时,得以安然无恙,幸免于难。同时,我们和秘书长一起欢迎那些当时那么突出的紧张局面可能已渐趋缓和的迹象。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联合国留驻当地肯定是造成平静和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至少,如报告中所指出,在报告涉及的时期内,两族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诸如不可避免地会阻遏两族间相互信任的缓慢增长那类严重事件。我们都记得那种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头几个月的令人沮丧的局势,而且我们深知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联合国部队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93. 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赞扬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他的能力与才干是无法估价的。我们也庆幸得有普雷姆·昌德将军来担任部队的司令官,他在塞浦路斯的较短时期内,已赢得普遍的钦佩与尊敬。

94. 正如塞浦路斯代表已提示我们的那样,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是联合国历史上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维持和平的行动。这一行动,即使象联合国这样一个不自满的组织——也应该不自满——也的确有理由可以感到满意与自豪。

95. 至于将来怎么样呢?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

^① 见第 281 (1970) 号决议。

表示的看法是，在塞浦路斯求得一种政治解决的因素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建议两族之间的会谈应当继续进行下去。我国政府全心全意地赞同这种看法，并支持秘书长呼吁各方，抱着取得成果的决心和作出让步的意愿，真诚地继续会谈。我们注意到，两族之间为了解决日常问题而进行的村级合作已有所增加，这可能是更高级的合作的一个良好的预兆。联合国部队给予了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可是，不管怎样，最终一切都要取决于两族本身。正如我国外交大臣最近在安卡拉所说的，“一个警察能维持两位邻居之间的和平，但是只有邻居们自己才能建立和平。”

96.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已建议，安全理事会也已同意，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应再延长六个月，这是符合逻辑的。我国代表团欣然投票赞成这一延期。我们感谢秘书长为降低这一行动的费用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削减有关部队的人数而降低了费用。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最近的将来，几乎没有作任何更多削减的余地，可是我们希望秘书长继续关注按照形势需要与部队行动效能作进一步削减的可能性。

97. 同时，我很高兴能够声明，在这六个月的时期内，联合王国将继续保持它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中的分遣队。我们将支付它的一切费用。假使其他捐款国家同意保持和以前同样水平的自愿捐款，我们也准备提供和以前一样的自愿捐款，在这两个季度内提供六十二万五千英镑，相当于一百五十万美元。

98.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无条件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统一。如果现有的克制得以继续下去——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三方代表的声明都表示出克制和一种和解的精神——我们就能指望，两族间的会谈将获得它们显然需要的鼓励与支持，并且双方将怀着应有的迫切感把会谈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这个美丽的岛屿上的全体居民能和睦共处的時候必将到来。

99.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个人讲的好话。

100.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和重要的职

务。先生，你本人的品德才能，使我们完全相信你在履行职责时，将不会辜负我们常常是乐观的期望。

101. 如果我不向你的杰出的前任法国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在上月主持我们审议的那种堪称典范的方式予以赞美，我表示敬意的言辞就难免有所欠缺。我们将永远记得他的才干、公道和幽默感。

102.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S/9831号文件所载有关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留驻期限的决议，因为我们现在正如过去一样地认为，这是符合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的。

103. 去年十二月，当我以赞比亚代表的资格发言时〔第一五二一次会议〕，曾对解决塞浦路斯的悬而未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迄今未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表示过遗憾。我想再次表示这种遗憾。我们知道塞浦路斯人民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需要和平，我们希望将不会有任何事物阻碍他们达到这一和平的目标。我们盼望不再需要在塞浦路斯继续保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的时候，将要来临。

104. 我们感谢秘书长，他一贯为我们提供如此全面的关于该岛形势的报告。我们鼓励秘书长及其同事们继续尽一切可能使塞浦路斯的民族和解得以实现，为达到此目的，我们保证给予我们决不动摇的支持。

105.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大使好意的言辞。

106.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首先告诉你，对于你为了描述我作为五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工作所选择的极其好意的言辞，我是何等感激。我也要向所有同样惠我嘉言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107. 至于对你本人，主席先生，我们十分了解你，我可以向你保证，法国代表团在你执行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之际，对你完全信任。你通过向秘鲁人民致以团结和同情的慰问电而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感情，这种做法表明你想要出色地履行你的职责，我们谨向你致以谢意。

108. 这次，我们的安理会就有关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可说几乎是例行的讨论，又是以一致通过一项决

议而告结束，即把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的条款而建立的维持和平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法国代表团如前几次一样，投票赞成这一决议，并愿简单地说明一下它之所以这样做的几点考虑。

109. 秘书长上次的报告[S/9814和Corr.2]提到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期间，在该岛敌对的两族之间已普遍出现了平静气氛，同时在恢复正常生活状态方面已取得进展。然而，虽然在过去六个月内开火的事件大大少于前几个相应的时期，和平却仍未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把三月八日谋杀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的卑鄙企图，连同一星期以后暗杀前内务部长波利卡尔波斯·约尔加齐斯先生看作是这种狂热病的证据。确实如秘书长所强调指出的，在三月份困难的几个星期里，政府所采取的坚决措施和塞浦路斯土族及其领导者们所表现的节制使得有可能防止紧张局势的恶化。然而，这种紧张局势的持续存在，再加上两族代表间正在进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使人们得出这种结论：尽管在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在各方面实现的合作已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不能指望塞浦路斯的各项根本问题能迅速获得解决。

110.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认为他能采取的最适当措施就是建议这支部队在岛上再继续驻扎六个月。安理会赞同这一建议，因为它确实得知，秘书长的建议是与所有有关各方彻底协商的结果，并获得各方的完全同意。然而，无可讳言的是，安理会早在六年前多以前曾预期这种临时安排仅将持续三个月，它的延长不可能被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尽管去年联合国秘书处派往塞浦路斯的调查小组提出的某些建议已付诸实施，尽管有关武装部队的人数有了一定的减少，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继续给我们的组织提出了微妙的财政问题。首先人们要问：联合国部队的继续留驻，虽然确保了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是否完全符合安理会责成这支部队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第186(1964)号决议的第5段特别建议这支部队的职责应是“为恢复正常状态……作出贡献”。但是，正如法国代表团曾多次强调指出的，人们会担忧，无休止地延长联合国部队的驻扎期，倒起了使危险的局势永久化和

定型化的作用。此外，它已成了直接有关当事各方无限期拖延最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口实，尽管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作了努力。关于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由于我本人对他很熟悉并亲自看到他在别处的困难环境下进行的工作，因此，我本人能够证明他的镇定自若、意志坚强和忠于职守。

111. 秘书长还告诉我们：

“塞浦路斯的政治解决所必需的种种因素确实是存在的，同时，一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内容，并能保护两族的合法利益和愿望的折衷解决方案是能够作出的。”〔同上，第82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能不表示希望，象刚才通过的决议所呼吁的那样，有关各方一定要加倍努力，从而使今天被分裂的两族之间恢复真正的和平，使所有有关人民，如前面一位发言者所说的，在不忘记他们的血统的情况下，都可能成为塞浦路斯人，而非其他。就法国代表团而言，它期望这一呼吁终将受到当事各方的重视，因为如果有关两族指望永远在一种临时的权宜制度之下生活下去，那将是危险的和徒劳的。

112. 毫无疑问，虽然要调和统一性和多样性总是困难的，但唯一可能的途径不仅在于共存，还在于共同生活和相互合作——这不仅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地方自由，并且意味着最小限度的中央集权，如果要想同时做到保证尊重两族的权利和保证一个独立国家的职能得以顺利执行的话。

113.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好意的言辞。

11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我能在开始发言时亲自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致以苏联代表团的祝贺。由于熟知你本人的才能、政治和外交经验，因此，我们表示坚信，你将卓有成效地完成委托给你的任务。

115. 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法国大使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并对他在担任这个要职期间所做的重大工作表示我们的深切满意。在他作为主席的任期内，通过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努力，安全理事会能够

明确地谴责了侵略的罪恶，并由于作出了有关决定，使正义得以普遍伸张。

116. 苏联代表团热切赞同你带头建议我们应对遭到骇人的自然灾害的秘鲁政府和人民致以慰问。苏联报纸今天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纳·维·波德戈尔内先生就秘鲁遭受地震灾难致该国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先生的慰问电。

117. 回到正在讨论中的问题的实质上来，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下列意见。苏联对安全理事会今天所审议的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方面所持的立场已在苏联政府的历次声明和苏联代表的发言、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中一再阐述过了，这一立场现在仍保持它的全部效力和意义。

118. 苏联一向认为，为了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为了两个民族的利益，塞浦路斯问题只能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这样的解决必须以加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为基础，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奉行和平和不与军事集团结盟的政策。苏联所强烈拥护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解决。

119. 同时，苏联认为，解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内问题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的事，而且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处理他们的内政。无论其他国家或联合国都没有丝毫权利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或把任何解决该国内政问题的方案强加于由希族和土族组成的塞浦路斯人民。

120. 苏联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的企图，坚决反对任何背着塞浦路斯人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图——就象过去某些国家看来有过的意图那样。这种做法会损害塞浦路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有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中某些大国成员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都必须最坚决地抵制想把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隶属于在地中海区域及其邻近的中东地区执行军事计划的需要的任何企图和意图。

121. 目前的时际，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他们在塞浦路斯的

代理人的颠覆活动的结果，紧张局势有所增剧，矛头针对该国维护本国独立的政治领袖和知名人士的恐怖行动愈益频繁，终至发生了谋害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生命的卑鄙企图，暗杀内务和国防部长约尔加齐斯的野蛮行径。十分清楚，如秘书长所指出的，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上外国军事基地的存在对该国独立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的严重性，变得日益明显。这些军事基地本身就是塞浦路斯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122. 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总的态度是以苏维埃国家的伟大缔造者弗·伊·列宁所制定的苏联全面外交政策为基础的。今年，人类正在庆祝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苏联政府从它成立的最初之日起，就遵照列宁的教导，一直奉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政策，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殖民奴役和压迫。直到今天，苏联仍然是消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残余的坚决倡导者，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两种孪生罪恶尚未肃清，并未完全根除，帝国主义凭恃军事基地在那里威胁着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123. 在秘书长这次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9814和Corr.2]中，再次讲到，在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和土族代表之间正进行谈判以求解决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一事实，苏联代表团也希望引起注意。我们所持的立场是，这些谈判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部事务。我们真诚地希望两族之间的会谈早日成功，因为只有这种以相互的谅解和善意为基础，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的会谈才能为确保全体塞浦路斯人——希族和土族同样——的和平与安全创造条件。

124. 同时，苏联代表团特别希望强调的是，它对秘书长报告中就两族之间的会谈在基本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所表示的关切具有同感。在这一点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是否有些势力，有些国际帝国主义集团正对这种会谈施加某种不利影响？这些势力最近使塞浦路斯紧张局势恶化了，它们当然对两族之间会谈的成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成功对于它们的在

有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成员国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计划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谈判的破裂和塞浦路斯内哄再起当然将只有利于那些反人民的势力，并将为外国干涉塞浦路斯国家和人民的事务提供口实。这一事态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塞浦路斯人的独立的威胁，并危害塞浦路斯共和国。

125. 最后，我想提一下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问题。秘书长关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这段时期内的行动的报告，包括了一项称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部队应再继续保持六个月的建议。

126. 可是，必须指明，自从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塞浦路斯以来，六个多年头已经过去了。这支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那么久，这决不能被视为正常。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不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一行动，由于其本身的性质，也由于其执行任务时间的长久，不可能成为正常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典型或样板。外国部队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的领土上驻扎本身，即使是在联合国主持下，也只能是一种非常措施，一有机会就必须及早结束。苏联代表团表示希望，不迟于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目前的六个月驻扎期届满时，这一时机即将来到。正是由于这种理解，并考虑到与此事有关的各方立场，首先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立场，苏联代表团才不在此时提出自塞浦路斯撤出这支部队的问题。

127. 关于安全理事会通过的这个决议，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在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再次延长六个月的问题上，这项决议重申了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和安理会随后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决定苏联对这项决议所持态度的关键因素。

128. 苏联代表团受权声明，基于上述理由，苏联没有反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再延长六个月，其条件是这一延长必须完全符合我所提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各项规定，换言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职责仍然保持不变，它的经费将继续按目前的办法，即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

129. 主席：我要感谢马立克大使对主席所致友好的谈话。

130.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布隆迪代表团愿对你就任安理会主席致以祝贺。我国代表团也愿借此机会对你的精力充沛的精神表示赞扬，这种精神总的说来帮助我们解决联合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帮助解决那些涉及非洲大陆的问题。正是这些品质使你担任了过去曾由鄙人担任过的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主席，^②该委员会现时正在召开会议。只要是由你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我国代表团将乐于作出虽说微不足道、却将是充分的和无保留的贡献。

131. 我国代表团对得以在这样一位人物的领导之下参加了上月的安全理事会的一些会议也由衷地表示满意。这位人物代表一个与布隆迪共和国关系极为密切的国家，他本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指的是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阁下，他使安全理事会有可能对他的才华焕发的法国人头脑和他的名字之间所形成的对照作出评价。我想借此机会对他表示祝贺，他以庄重的态度、才干和外交手腕领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由于这个原故，安理会得以满意地看到出现了一种进展，部分地令人满意、并已使恢复平静成为可能的进展。

132. 现在，我来谈谈目前的问题。我已受到布隆迪政府的指示要在和平和统一的范围内作一发言，而和平与统一是塞浦路斯两族居民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事实上，安全理事会或整个联合国的任何建议都应该是旨在恢复和平和创造一种气氛。首先是创造心理的、然后是政治和社会的气氛，其目的是保卫和巩固塞浦路斯人民的团结并激励组成这个国家的两个民族互相信任。这种团结符合两族的更高利益。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两族不仅要共存，而且要相混和。他们种族起源是不同的，但这决不是他们共存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应该是为他们取长补短，相互提高提供基础。这两个民族是塞浦路斯同一大厦的两大支柱。从这个观点出发，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实体的塞浦路斯人民本身有责任较少地谈论他们对各自历史

^②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建立的特设小组委员会。

的忠诚，而更多地考虑他们目前的共同命运，即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同命运。他们应当把建设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133. 我国政府坚决承担的正是保卫塞浦路斯不可分割的主权的神圣职责。布隆迪共和国是争取在同一个母亲，即同一个祖国的儿女之间实现和平与和谐的不倦战士。

134. 从这个观点出发，塞浦路斯两族，无论其相对的大小如何，都有资格要求他们的生活权和公民权，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享受这些权利。

135. 这些就是促使我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在该岛——一个本来是个旅行家的乐园的岛屿——进行安定工作的最高原则和方针。

136. 卡斯普日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波兰代表团的名义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我们深信，在你富有经验的领导下，安理会的讨论将获得成功。

137. 同时请允许我谨向法国的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致以我们代表团的谢意，他才华横溢、英明卓越地履行了他作为五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138. 波兰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就秘鲁发生的极其悲惨的严重灾难向该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赞同你，主席先生，以安全理事会名义发出电报的建议。

139. 在我们面前的是秘书长关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这段时期内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9814和Corr.2]。我们还有一项我们刚刚投票赞成的决议，这项决议再次规定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期限延长六个月。

140. 正如全体代表都能注意到的那样，在秘书长目前的报告中对于塞浦路斯形势的评价与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的报告中的评价有所不同。前一个报告中以“意见”为题的第八章如此开头：“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开始出现的塞浦路斯形势的好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仍在继续发展。”[S/9521，第73段。]

141. 令人遗憾的是，秘书长现在的报告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而在其相应一章的开端如此写道：

“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塞浦路斯形势特征的平静状态，被一系列暴力行动所干扰，终致出现了三月八日谋害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生命的企图”，而“这种卑怯的企图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一个星期后前内务部长波利卡尔波斯·约尔加齐斯先生被暗杀而加剧了。”[S/9814和Corr.2，第79段。]

142. 这些动乱不可能对两族之间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不得不讲：“在当前的情况下，期望塞浦路斯的基本问题早日解决将是不现实的。”[同上，第81段。]

143. 两个报告关于塞浦路斯形势评价的上述不同也反映在决议中。在以前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274(1969)号决议中，其序言部分第3段提到：“塞浦路斯情势之改进……赓续未断”。而在目前的决议中，我们找不到这种措辞。

144. 换句话说，报告和新的决议都表明塞浦路斯局势存在着恶化的严重因素。这不能看作是偶然的事情。在它的后面有一种想要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势力。也很明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集团由于它们在地中海和中东日益频繁的活动，正在加剧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

145. 关于这点，我国代表团愿意重提一下，波兰一贯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我们就强烈支持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波兰一贯主张从塞浦路斯撤除外国军事基地，以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46.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决议规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延长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办理，就是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目前的职责和为其筹措资金的程序应予维持。

147. 我们也愿同那些已这样做的代表团一道，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联合国部队进驻塞浦路斯

以来已有六年多了。这种局面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因此，我们相信联合国部队可以从塞浦路斯撤走的时机不久就会到来。

148.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许多代表今天下午已对你担任本月份主席表示十分高兴，请允许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你的众所周知的个人品质，以及你在这里工作的长期经验使我们大家确信六月份的安理会工作，将象任何英明的领导可能做到的那样成果卓著。

149. 我也想同大家一起对法国代表在十分艰难的五月份期间主持我们的会议事项的方式表示赞赏。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他任主席期间真可谓是成绩辉煌。

150. 最后，在回到我们的议程的主题之前，也请允许我对你倡议向秘鲁政府就它最近发生地震所蒙受的惨重损失转达我们的慰问一举表示欣赏。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和感情都的确为这次带来巨大死亡和苦难所动，我们很高兴你已经代表我们全体转达了这种关切心情。

151. 关于今天的议程项目，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是，安理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行动是个可喜的明证，还说明我们共同深信联合国部队驻扎塞浦路斯确实为维护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有助于使两族之间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永久解决。此外，我们愿对联合国部队的官兵和他们的新司令官普雷姆·昌德少将的献身精神和卓越表现给予特别表彰。这位少将响应秘书处调查小组的建议而采取的成功改组措施特别值得称道。在我们看来，这些步骤增强了这支部队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且同时实现了显著的节约。因此，这些措施特别值得我们称赞。

152. 其次，今天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的报告[S/9814和Corr.2]也是非常有用和有教益的。我认为我们都从在过去六个月期间两族之间的局势一直保持平静这个事实中得到鼓舞，尽管今年三月发生的悲惨事件造成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对马卡里奥斯总统进行的令人遗憾的袭击，以及今天下午在这里谈到的并在秘书长的报告中详述的其他暴力事件，引起人们特别

的关注。我们最高兴的是，对塞浦路斯马卡里奥斯总统的袭击没有得逞，塞浦路斯政府采取的措施与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所表现的克制和政治家风度使紧张局势平静下来，而没有发生两族之间的斗争。我还想说一下，我们对塞岛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感到遗憾，并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将积极努力加以防止。

153. 在塞浦路斯趋向正常生活状态方面已有所进展，这一事实也使我们感到有希望。但是，我国政府对消除对抗和在正常化方面未能实施更多的联合国建议感到遗憾，如果我不提出这一点，我就说不上是坦率的了。

154. 坦白地说，我们对两族之间会谈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旧不变：我们要再次敦促参加会谈的双方和它们所代表的两族保持妥协与和解的态度，并周密考虑他们的主张和一切提案，着眼于接受最终是对塞浦路斯最有利的，而不是他们可能认为在短期内对各自民族最有利的条件。

155. 我们现在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在塞浦路斯达成政治解决的必要因素确实是存在着的，保护两族合法利益和愿望的一项折衷解决方案是能制订出来的。我们仍然相信，要达成这样一项以独立的塞浦路斯作为前提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两族之间的会谈，因此，我们希望两族的能干的谈判者，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将以他们过去所显示出的同样的积极精神继续努力。

156.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由于这些谈判长期拖延下去，相互隔离的两族会朝着它们各自种族渊源和特点的倾向发展，这种隔离状况的发展过程就会妨碍我们取得大家所希望的公正解决。

157. 在这一点上，也许值得提请大家特别注意报告的第43和44段，并值得重申秘书长的话，即在经济领域中两族之间的合作会大大有助于减少和最终克服政治上的分歧。我们相信秘书长的干练、有见识的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今天又看见他在我们当中的确使我们高兴——将继续给双方以一切可能的帮助，并进行任何他们认为是有益的斡旋工作。

158. 最后，我想就财政状况再简单地补充几

句。我国政府认为，如果联合国部队已采取的降低费用的措施会使会员国得出财政危机已经过去的结论，那将是非常不幸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看到这些非常必要的措施竟然间接地引起局势的恶化，而不是改善。秘书长告诉我们，现在仍有七百五十万美元的赤字。在美国方面，它打算充分履行其财政上的义务。过去，我们曾保证承担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总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我们准备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共同的责任应该承担起与之不相称的份额，这就是我们的保证附有条件的理由。因此，我们再次极力主张应与联合国大家庭的各会员国进行接触，获得额外捐款以提高过去的捐款水平。用动人的辞藻支持这支部队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要使它发挥效能的话，联合国需要较此实际得多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安理会理事国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

159. 在结束这次发言的时候，让我再次代表我国政府向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和它的司令官、以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都完全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和表彰。

160.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先生，叙利亚代表团愿就所有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项重要职务向你表示祝贺的发言，补充它自己的几句话。我们当中那些与你同事并认识你多年的人，一向钦佩你的机智，因为它代表着亚洲最卓越和最高的智慧。确实，你今天主动打电报给处于困难和悲惨境遇中的秘鲁人民和政府致以慰问，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你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

161. 我也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和那些已经这样做的代表团一起，对法国代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钦佩。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我不得着重指出，在五月份，法国代表担任主席期间，主席先生正如你本人所提到过的，我们讨论了两个阿拉伯问题。

162. 第一个是巴林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中确认了绝大多数的巴林人民要求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充分享有它的主权。那时我们和现在一样曾表示希望：阿拉伯半岛的其他人民，也即阿拉伯人民中正

在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那些人民，不久将获得他们的民族地位、国家地位和完全主权，而且我们肯定他们是会获得的。

163. 现在让我转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实质。我们不能不对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表示赞赏[S/9814和Corr.2]，这份报告的特点是它对问题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和为改善塞浦路斯局势提出了的现实的建议。

164. 我们愿同样对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表示赞赏。我们作为一个亚洲的会员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切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塞浦路斯位于亚洲的地中海盆地；它就在我们自己国家的附近。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整个亚洲和平——并且确实也是世界所有各大洲和平的十分基本和重要的条件。

165. 现在，遭受着侵略的后果和战争的悲剧与灾难之苦最甚的是我们的大陆。只要提及下面一点就够了：由于帝国主义及其在我们地区的阴谋策划的结果，现在在亚洲大陆不少于十五个国家此时此刻就正处于在活跃的、实际的战争状态中。不管是东南亚或称为中东的西亚，我们都知道战争的破坏正在蹂躏世界这一部分地区。

166. 我的国家叙利亚，实际上如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一样，都与这有关的三方——我所谓这有关的三方具体是指土耳其、希腊和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有着友好和谅解的传统联系。因此，我们诚意希望塞浦路斯两族，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塞浦路斯遗留下来的、当然也一般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一地区遗留下来的流毒，将能实现比他们至今所做到的更加充分的谅解。

167. 我们向塞浦路斯人民、它的两族和有关各方表示我们最诚恳的希望，希望他们终将获得和平。

168. 我们对有关要求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再延长六个月等方面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现已进入它的第七个年头了。因此，联合国部队现仍留在那里并非偶然。当初要求它驻在那里的情况的确是使它目前再继续呆下去的理由。但归根结底，和平本身

才是和平的保证，因此能在这个地区获得和平的唯一基础是，通过塞浦路斯的两族——希族和土族——达成充分的谅解。

169. 最后，我愿对在安理会发言的三方本着和平和谅解的精神，以十分体谅的态度处理这个问题，表示高度的赞赏和钦佩。

170. **主席：**我感谢叙利亚代表对我的友好致意。

171. **萨维奇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要职。你的渊博见识和卓越领导才能是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所共知的，因此无须赘述。

172. 我们对你的前任主席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上个月所作出的堪称典范的功绩表示祝贺。在他任职期间，如我们大家在这里所共睹的，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并为在使各方面都能保持正义和自尊心的基础上求得解决，作了认真的尝试。

173. 今天，安理会开会审议了秘书长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报告[S/9814和Corr.2]中涉及的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问题。

174. 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今天下午在安理会发言中分别表达了他们政府的观点，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把我们对这几位代表的赞赏记录在案。他们都表现了相当的克制，并多方地、无可争辩地强调了和解的必要性。我们希望看到这种趋势会发展成为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在处理他们内部关系上的行动样板。

175. 秘书长的报告在事实方面很全面。报告还充分包含了各方面对争论中的主题有重大关系的意见。我们注意到了正常的经济状况在恢复。我们看到了塞浦路斯希族与土族之间的良好合作在诸如粮食委员会、农产品销售经理部、高等技术研究所、生产力中心以及塞浦路斯开发公司等机构中明显的有所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列举在报告的第43段中。我们听说两方在供水、邮务、电力等这些对人类活动非常重要的领域里的关系也有了改进。

176. 我们满意地获悉两族之间的会谈，尽管可

能旷日持久，却仍在进行中。我们坚信，当这个国家的两方在进行这种探索性的会谈时，对卷入战争行动的担忧就会大大减轻，和平解决和谅解的希望就不会受到挫折。

177. 我们从秘书长那里得知，尽管会谈一直进展缓慢、并无结果，但是，它对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双方来说，却是代替一场实际战争状态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我国代表团今天下午投票赞成文件S/9831中的决议草案，延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期限，因为我们确信撤出这支部队会导致已在发展的趋势完全逆转，并可能在塞岛引起局势的恶化。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178. 我国代表团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如果不对秘书长、对他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对普雷姆·昌德少将以及几位辛勤致力于维持岛上和平并已为联合国行动奠定了成功的基础的军人和文职官员表示深切的赞赏，那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了。

179.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他的答辩权。

180.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有几句话要讲。这不是一个要用长篇大论进行答辩的问题。我仅仅要对那些安理会的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他们提到了塞浦路斯问题，提到了加强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它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并讲到了，和我在发言中表明的一样，要本着合作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181. 我原来的发言实际上只限于说，本着合作和谅解的精神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强会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为了这个理由，我没有提任何曾令人感到遗憾的过去的事件。但是，既然土耳其代表提到了它们，我只得讲几句了。

182. 首先，关于由于暴力行为和对塞浦路斯总统大主教进行令人憎恶的袭击而在塞浦路斯引起的不正常的局面，我愿感谢那些对大主教表示同情的各位安理会代表。我国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所有罪犯都已被逮捕。绝大部分被盗窃的武器业已收回。据我最近从塞浦路斯收到的报道，在上次袭击中掠走的武器百分之九十已经收回，并且整个局势已控制住了。

183. 任何性质的暴力行为都是令人遗憾的。任何性质的对抗也是令人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塞浦路斯有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是，我要说一下，暴力行为在全世界，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出现。詹姆斯·赖斯顿先生五月三十一日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根据保守的估计，……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主权国家卷入了使用正规武装部队的国与国之间或国内的冲突。”

幸运的是，多亏了普遍存在的克制精神，在塞浦路斯，我们避免了冲突的所有坏的方面。

184. 关于夺取武器问题，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乌拉圭——一个我们极为钦佩和尊敬的非常勇敢的国家——发生了十分类似的事情。匪徒冲进了海军学校，并夺走了七百件武器和大量的弹药。参加者有四十个人，而他们并未遭到逮捕。所以，这完全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在塞浦路斯，局势已被控制住了。

185. 不过，我想提一下另一方面的问题。土耳其代表谈到了这种局势造成的不安。这我理解。但是，塞浦路斯的不安当然还有我曾回避提到的其他根源。并且我认为它们也应予以制止，而要制止它们并非难事。至于武装匪徒，他们实际上是些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我们愿看到有关的负责政府能制止造成塞浦路斯不安与紧张局势的根源。

186. 我虽不愿却不得不提到四月二十二日的事件，当时土耳其国防部长托帕洛卢先生在土耳其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上说：

“土耳其武装部队时刻准备着对塞浦路斯采取行动。我们的海军部队随时在待命。一支常设的入侵塞浦路斯的军队驻扎在梅尔辛港口。它们每年得到价值二亿五千万里拉的武器和装备的增援。”

187. 这种在离塞浦路斯最近的海岸保持一支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特种部队的想法，是与防止塞岛紧张局势的意旨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了解发表这篇讲话可能是有某些原因的，也许是国内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感觉到有一支来自土耳其的部队随时

准备入侵塞浦路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在岛上造成紧张局势。我们确实希望这种局势将不会重演，并不再听到任何关于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声明。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正如秘书长在谈到尼日利亚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应享有领土完整、独立存在和统一的权利，我们认为我们应受到保护，不受任何侵略的威胁。

188. 不管怎样，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本来不想提到它的，但是，我认为既然把这件事情的其他一些方面说成是不安的原因，那就应该提到它，希望这将不会重演。

189. 我的高贵的土耳其朋友也讲到了意诺西斯问题。在安全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已惯于每次都要以这种或那种理由提到意诺西斯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土耳其的心目中对意诺西斯并不真正担心。土耳其知道得很清楚，而希腊政府也已讲得很明白。比比内利斯外交大臣已经说过，希腊的唯一希望和愿望是看到一个真正独立、单一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之间的关系极好。他们都已声明过，他们是完全相互了解的。这是件很幸运的事情。

19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希腊来完成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那么由谁来完成呢？但是希腊同土耳其有着极其良好的关系，因此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关于同希腊合并问题，我们看不出在土耳其方面会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

191. 不过，事实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它所涉及的是塞浦路斯独立的问题，也即是否允许塞浦路斯真正在没有外来干涉或干涉的威胁和没有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并根据建立在统一、谅解和合作条件上的单一国家的宪法，获得它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问题。

192. 主席：土耳其大使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193.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会议开到现在，时间已不早了，我将尽可能力求简短，不占用安理会很多时间。

194. 我认为，因为我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就与

联合国有关，我也许可自称还多少能够懂得，政治问题是不能通过互相责备或通过一方代表企图暂时胜过对方来求得解决的，但是却可以通过耐心、建设性的努力得到解决。我认为我的主要发言已充分联系到罗西季斯大使刚才所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还是需要澄清一、二点。同时，我认为也应向我的希腊同事比齐奥斯大使澄清一下，因为他讲到了会谈以及会谈的进展缓慢。

195. 首先，我想我应该答复一下关于国防部长在议会预算辩论期间发表的讲话所引起的争论。它是对一名议员提出的问题作的答复。安理会许多代表都曾一度当过国会议员，都知道针对一位负责事务的部长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塞岛上发生了诸如企图暗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政变迫在眉睫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极为令人不安的强暴行为的时刻，向国防部长提出的。但是，这位部长并没说土耳其准备入侵塞浦路斯。事实上，土耳其从来没有说过它准备入侵塞浦路斯。土耳其截至目前为止所说的，并在今后将继续说的是，根据它的条约权利，土耳其是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国，也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宪法所造成的状态的保证国。我相信我的希腊同事比齐奥斯大使将会记得，希腊也是这项条约所规定的保证国。因此不可能存在土耳其现在或将来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争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土耳其一直在防御的地位。这就是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但是，我并不想进行一场极为详细的辩论；它也许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

196. 自我抵达联合国以来，我当然参阅了一九六四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各次会议的记录；而我如此熟悉并相识如此之久的罗西季斯大使，却一直在谈论分裂和分离这一主题，也就是坚持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分裂、要求统一这一主题。好吧！为了象我所说的要简明扼要起见，就让我举一个例来说明土族了解的是什么样的统一，以及希族中的某些人有时所了解的又是什么样的统一——虽然我在这里对罗西季斯大使的情况要另作别论，因为他是不得不奉令行事的。事实上，我就要说的话已包括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了：

“至于库楚克副总统，他在三月和四月份都说过，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谈会产生积极

的成果；但是，既然双方都要求继续进行会谈，就说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未免为时过早。”〔S/9814和Corr. 2, 第69段。〕

这就是他讲的话，而我要特别强调接着讲的一些话：

“特别是他说，塞浦路斯必须仍旧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它的政府体制下，希族和土族将能够感到它们同属这样的一个国家，并积极拥护它，两族能够和平、自由和安全地共存，而不致有一族冒着被另一族征服的危险或受到剥夺它的民族特性的威胁。”〔同上〕

我想强调这些话：“能够感到它们同属这样的一个国家，并积极拥护它”。这是一种赞成塞浦路斯的民族地位、塞浦路斯自觉的表示；而不是反对它的。

197. 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引用塞浦路斯希族教育部长斯皮里达基斯先生的一篇演说中的几句话。他这篇演说不是在六个月前或甚至更早一些，而事实上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教育是一个族的事情，成立一个教育部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是塞浦路斯希族政府的教育部长。他要人们注意所谓“塞浦路斯的自觉”的危险，有人图谋将它强加在塞浦路斯希族身上。他并指出必须本着“希腊精神”起来反对这种提法。他说：“我们既不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要再在希腊以外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政治生活，希腊将继续是我们的祖国。”他接着又发挥了一些，然后就以这些话结束了这篇演说：“塞浦路斯属于希腊，并且是希腊民族活动场所的一部分。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必须知道情况就是这样。”

198. 由于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译述，如果我对事实的转述有错误之处，请原谅，但是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199. 那么，我想我向安理会讲的两个例子已很清楚地说明危险是在哪里。因此，我要求罗西季斯大使在他寻求统一和合作的时候注意到这些因素。

200. 我想说一下，当希腊代表讲到谈判进展缓慢时，我是真正地吃惊了。我希望我没有能正确地理解他的话——在我手头没有这份发言的逐字记录——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印象：他试图把会谈进展缓慢的责

任推给塞浦路斯土族。我认为这完全不是真实的情况。我相信我在发言中把秘书长的呼吁讲得很清楚了。秘书长说，要双方作出让步、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是有根据和有可能的；那么，我的同事怎么能归罪于土族呢？——如果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是，那么我收回我的话。我认为我应该讲明这一点，以便把情况弄清楚。他提到了我在安理会前一次会上的讲话。我不背离我说过话。我说土族不反对一个单一的国家，并力图制订出一个符合于它的愿望的解决办法。但是我说过，现在的问题是拟出一个单一国家的设想，其后才是地方自治等等问题。所以我不理解我真的怎样背离了我在那次会上讲的话。

201. 就土耳其的立场而言，我认为我必须提一下关于我国外交部长声明的陈述，这些已载入报告的第70段中，并在我的主要发言中已提到过。我不想重复它，但是我要读一下我未曾提到的部分：“这样一个独立的、单一的国家应当以地方自治的原则为基础。”所以，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很清楚的。土耳其的立场是清楚的，并且在报告中已有阐述。我不必提及其他的材料。

202. 我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有关两族之间会谈的情况弄清楚，引用另一段文字实有必要。问题涉及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我想要引用登克塔什先生就这些会谈以及会谈为什么进行缓慢的情况实际上讲过的话。他说：

“在塞浦路斯国家中，合作关系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这个岛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些方面，塞浦路斯土族有着与希族同等的不可剥夺和不可否认的天赋权利和利益。”

203. 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产生冲突。我不想占用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的时间来读全文。但是他接着谈到会谈的部分。在解释了由于一九六〇年的宪法而遇到的困难之后，他说土族一直尊重这部宪法的条款，然后他进一步说：

“因此，在重新考虑塞浦路斯国的未来体制时，如一方对上述宪法条款决心不予贯彻的话，我们必须权衡这些条款的得失。我们已得出结论：如果国家的事务与地方自治事务分开，每个族均有权处理它自己当地的事务，这样就可以找到办法

废除国家一级这些权利的大部分，并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安全问题和地方的日常行政事务上，这就可以为创建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之间的力量均势带来新的平衡，从而使两族之间的一切摩擦减少到最最小的限度。”

204. 我说过，我不引用全文，但我认为我的引文足以说明塞浦路斯土族以什么精神对待与希族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它不是为了造成分裂或分离而去和塞浦路斯希族打交道，而是为了达成一项协议，以便保证他们本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们多少世纪来已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塞浦路斯希族的情况过去也是如此。我愿回忆一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塞浦路斯希族享有许多今天拒绝给予土族的权利。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重复这个分离主义或分裂的调子。土族并不希望分裂。我要重复这一点。

205. 至于那些暴力行为，使我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希腊代表曾暗示它们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外来干涉的危险，也由于在寻求解决办法中感到灰心丧气。首先，我认为扼要地看一下这份报告就足以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暗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企图不能仅仅是与外国干涉势力相勾结的一个因素。我认为正是塞浦路斯希族企图杀害总统。这样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到外来干涉。其次，看一下这段困难时期的国际报刊也足以说明暴力行为与任何外来干涉的因素无关；事实正好相反。

206.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谈一下最后一点，我要问希腊代表为什么竟然提到土耳其的干涉。条约就在这里。这就是保证条约。^③我已说过，我们和联合王国一样都是承担保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签字国。因此，存在着什么样的干涉呢？我希望我的同事将不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从来都没有侵略塞浦路斯的意图。土耳其现在和将来都反对任何可能葬送塞浦路斯独立的行为，因为根据条约^④

^③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5475号。

^④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5476号）；希腊王国，土耳其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同盟条约（同上，第三九七卷（一九六一年），第5712号）。

土耳其负有一项义务。我想希腊也负有义务，联合王国也是这样，直到通过和平谈判并找到规定其它办法的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法来改变这些条约为止。这是一个应予承认的事实。

207. 我已经说了，我要尽量使自己的发言简短。我很抱歉占用了安理会的时间，但我认为我必须反映现实情况，以便使我国代表团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208.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所有就议程这个项目作了建设性发言的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

209. 主席：我请希腊大使发言，他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

210.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我认为土耳其代表、我的朋友巴于尔肯大使在他第二次发言中有一些自相矛盾。我把这归因于他认为有人竭力把他的国家说成有侵略塞浦路斯的意图。他十分强烈地否认了这一点。我很满意地听到巴于尔肯大使使用那些措词向我们讲话。我注意到这是我们完全一致的第一点。

211. 关于他所提的保证国的地位问题，我的回答如下：无疑地，由于政策上的考虑，我们双方都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在希腊，我们并不象土耳其代表刚才提到的那样解释保证国的性质。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的严重危机期间在这里辩论过，当时我告诉过安全理事会我们是怎样解释保证条约的这项条款的。但是，重要的不是一方可以采取行动的方式；重要的是此时我们两国政府的意图是真诚的，两国现在都正致力于创建一个真正独立的塞浦路斯。我相信我的塞浦路斯同事不会对我国政府的意图的真诚提出质疑。因此，这是我们完全一致的第二点。

212. 还有第三点，关于这个第三点我已注意到我们的政策也是一致的。即，关于从正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谈中将产生什么类型的国家的问题。巴于尔肯先生好意地提到一些领导人的某些声明，即土族也已决定赞同一个单一的国家。这是我们意见一致的第三点。

213. 还有一个巴于尔肯大使提出的第四点，那就是，我把在尼科西亚会谈中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完

全放在土族身上。可是，我在发言中并未提到土族。我说：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显然是在谈判者面对的那些提议的复杂的细节。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的提议，谈判者正在努力达成协议。各方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大家都知道土族为了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正在要求某些特权。困难在于：这些特权的扩大将会使另一方担心这个国家不会是单一的。我不过是提出一个问题而已。也许困难不在这里。如果还存在着其他困难，我还没有意识到。在我看来，这是主要的困难。我没有责备任何人。只要谈判者希望继续他们的会谈，只要存在着良好的愿望，只要双方政府支持这些会谈，我认为我们是一致的。因此，还有我们意见一致的四点。

214. 巴于尔肯先生，你说我曾暗指你的国家想侵略塞浦路斯。不，我并没有讲那样的话。今天晚上我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任何谴责。在试图解释三月份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时我仅仅是说：土耳其代表反复试图向安理会说明塞浦路斯土族的困难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的生活条件也是一样。正因为塞浦路斯希族人口占大多数，最近几年他们生活得也不轻松。我说希族就是这个希腊人的大多数，岛上的希腊人口。尽管它是大多数，但经历了多年的极不安定的生活，总是生活在受侵略的恐惧中，这种侵略也许不是土耳其政府的意图之一，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尽管这样，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着的，安全理事会也意识到这点，因为我们曾几次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希望予以解决。

215. 所有那些关于前途的疑虑造成了某种象我们在三月份所目睹的那种紧张局势得以自然而然地发展的气氛。这就是我当时要说的。

216. 主席：现请塞浦路斯大使发言。

217.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认为这样交换意见是非常有益的。在安理会或大会上，当要求一个会员国说明它的一些行动理由时，这是联合国的重要职能之一。作解释已经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土耳其代表说：“不，我们没有侵略的意图。”这是良好的一步。他只能这样讲。他不能说：“是的，我们打算侵略。”而他说：“我们没有侵略的意图，我们当然

不想侵略。”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言，因为它反驳了托帕洛卢先生的发言，而那个反驳逐步地将造成一种较好的气氛，因为托帕洛卢先生也许会看到他的发言不怎么好，他使土耳其代表难于解释他的发言，于是说：“我们不想去侵略。”这是联合国的重要职能之一。

218. 可是，虽然我欢迎这次发言，我决不能同意我的朋友巴于尔肯先生。我不同意他把侵略的威胁和保证条约^⑤联系起来。保证条约没有因为任何国家或土耳其是保证国而给它以违犯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并侵略塞浦路斯的权利。即使在联合国之前，或在国际联盟之前，旨在给人以武力干涉权利的保证条约也要被看作无效，因为即使在那时，它们也是违犯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么现在，根据宪章的精神，如果有人说，因为土耳其认为塞浦路斯的局势不妙，保证条约就给了它派遣部队去那里的权利，那岂不是更没有道理了吗？为什么？是不是土耳其以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自居，有权决定强制行动，去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或毋宁说是以侵略行为破坏它的独立呢？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事态。对不起，但我不能不说，侵略塞浦路斯的意图不是要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而是用分治的方法取消它的独立——我能提出一系列的土耳其官方言论。

219. 土耳其前副总统凯末尔·萨特尔先生一九六四年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曾说：“塞浦路斯将被分成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将加入土耳其。”这就是分治的意图。

220. 土耳其前外长埃尔金先生在雅典一次接见记者时露骨地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另一部分，即更靠近土耳其亚洲海岸的那部分，给土耳其。”这难道不是分治意图的明显证据吗？当时，讲的是联邦，但是意图却是分治。

221. 在埃尔金发表关于分治的声明的一些时间之后，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说：“为了不超出条约的条款范围，在正式场合我们现在不提分治的论点，而提倡联邦的概念。”因此，每当使用“联邦”这个字眼，就意味着在“联邦”这

个字眼的伪装之下的“分治”，这样对外界来说，更为好听些。

222. 此外，这种分治的意图是什么？仅仅是分治吗？不是的。它的意图，如库楚克博士所表明的，是要吞并塞浦路斯。而先例是什么呢？先例是关于叙利亚的。库楚克博士的喉舌《人民之声报》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的社论中写道：“塞浦路斯是土耳其历史上的另一个亚历山大勒达。”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勒达是怎么回事。开始是联合统治等等，直到最终亚历山大勒达被武力占领和吞并。库楚克博士是如此热爱塞浦路斯的独立的，他说：“土耳其的力量将能通过吞并为塞浦路斯土族保证一种体面的生活，就象它在亚历山大勒达做过的那样。”当库楚克博士在谈论独立时这难道不是他真正意图的明显证据吗？

223. 托帕洛卢先生入侵的意图是什么？是为了要“使局势平静”，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还是企图瓜分这个岛国？这里我引用一下美国总统约翰逊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给伊诺努总理的一封信。他说：

“我的印象是，你认为根据一九六〇年的保证条约的条款，土耳其的这种干涉是可允许的。可是，我必须请你注意，根据我们的理解，土耳其的拟议中的干涉是为了在该岛实现一种分治的形式。”

224. 我认为我们这里有着最权威的文件表明，每当土耳其威胁入侵塞浦路斯，它的意图是要瓜分它，它最终的意图是象吞并亚历山大勒达一样吞并整个岛屿。这些是局势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会谈继续拖延的原因，因为他们必须要使塞浦路斯人民保持分裂，而不是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国家，那就不大有分治的可能性了。他们一定要使它保持分裂。这就是为什么飞地仍然是飞地的原因，并且尽管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与政府作了一切努力实现该岛的正常化，却一直没有反应。秘书长再三说过，一定要作出反应，你们必须允许人进入飞地。他们却不愿允许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通过这种交往将会出现和解，假使那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坚持分裂精神，以便在某一个有利的时机准备进行分治。他引证了库楚克博士的话，库楚克博士说，他

^⑤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5475号。

们一族正冒着被另一个族征服的危险，它们的民族特性受到异化的威胁；这个族已被吓倒，它害怕“它的特性被异化和被征服”，然而它竟然多年来霸占了一百二十三条公路，不让绝大多数人使用。

225. 在土耳其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形势下，谁真正受到被征服的威胁，是希族多数还是土族少数呢？这是问题真正的症结。岛上的紧张空气以及在岛上的所有不正常的现象都是塞浦路斯连续不断地受到来自土耳其的侵略威胁的结果。这种不安、这种威胁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局势。如果消除了这种局势，塞浦路斯问题一夜间就可以解决了。在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人民世代和睦相处，而如果允许他们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和睦相处下去，他们是要这样做的。

226. 局势就是这样。我很抱歉占用了时间，但我不得不讲这些，讲了比不讲好。还是使安理会了解塞浦路斯的形势究竟如何为好。威胁来自何方，意图何在，为什么存在会谈不能取得进展这种反常的局势。我以建设性的方式谈了这些，希望我们能走向团结、了解与和解；我仍然抱着这种希望。我已说过，巴于尔肯大使否认存在任何企图侵略塞浦路斯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好的迹象。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他否认或将要否认抱有分治塞浦路斯的意图，是一种好的迹象。

227. 所以，在联合国越是有更多的这些问题通过讨论弄清真相，事情就越好办。各国政府在它们的首都一定要了解，在联合国里它们必须报告它们的行动或不论什么行径，这是重要的。

228. 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向前看，看到前途。但塞浦路斯的前途必须是和平、谅解、团结和合作的前途，而不是分裂的前途。

229.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230.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正象我在我的主要发言以及我为了澄清记录的发言中所说的，我提及安全理事会的意图并不是要我们今天就能够或应该在这个会议桌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了答辩罗西季斯大使所讲的关于分离主义和分裂的话，我那时所作的

澄清是必要的。现在他又提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将尽量简短地回答他讲的各点。

231. 可是，首先，让我对希腊代表表示我的感激；我非常满意他的解释。在我的答辩中，我曾说我可能没有听清他的话。如果那些话不是那个意思，我愿意收回我的话。因此，这就解决了问题，我一直认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在我们两国之间也存在着意见一致、友好的谅解和合作，这是一种良好的征兆。

232. 在我的发言中，我将力求简短，并按照年月顺序谈问题，我希望我将提出的论点不会使罗西季斯大使吃惊。让我们从最初的阶段谈起，但不去探究“起源”。

233. 在塞浦路斯的历史上，是首先听到分治、分裂和不团结，还是先听到意诺西斯和联盟？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当塞浦路斯希族的领导力图实现意诺西斯时，土族就反对这种想法。如果谁对这点有怀疑，他可以去看看乔治·希尔爵士^⑥所写的关于塞浦路斯历史最全面的著作。事实上，我这里就有一本。

234. 至于第二点，回到当前的时代，他和我已几乎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二十年了，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这几年的分治要求是由土族方面提出来的吗？或者联合的要求是由希族方面提出的吗？

235. 让我们再谈到一九五四年以及那年提交联合国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同事，基鲁大使，认为联合国就是这种能官样文章式地批准这类要求的机构。这个问题在这里已经过五届大会会议的讨论。结果怎样呢？是不经审议就官样文章式地批准了塞浦路斯希族获得意诺西斯，而置土耳其族的权利和存在于不顾呢，还是作出决议要求有关方面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争取达成一个公正和和平的协议？在那些年月里，我们甚至被希腊人剥夺了作为塞浦路斯问题一方的权利。今天我没有面对这样的主张或这样的要求，已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了。

236. 然后，我们要谈到一九六〇年的各项协

⑥《塞浦路斯史》(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定。^⑦ 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完全了解各方对一九六〇年协定的意见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其后在一九六三年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情况。至少有三本或四本安理会记录里面载有罗西季斯大使、埃拉尔普大使、比齐奥斯大使以及在他以前的利亚蒂斯大使或基普里亚努先生的观点的材料。所以我们都已经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了，但是其中没有任何意见被写入一个决议中，说：“某一方，你是正确的；别人都错了。”我想罗西季斯大使一定记得这点。

237. 至于分裂，我认为说什么在一九六〇年以后土族企图把一种解决办法强加给塞浦路斯希族，这未免太放肆了。塞浦路斯希族人数比土族多四倍。事实上，一九六〇年发生的悲惨事件已足以表明，土族不可能用暴力行为反对任何事物的作恶者，而应说他们只是处于自卫的地位。我只是想提醒罗西季斯大使注意秘书长的报告。我不准备探究来自国际报刊上的报道，因为如果我这样做，象我已说过的，势必要花费不少时日。我将只提一下秘书长的报告。

238. 在所有的事例中，基亚将军和其他司令官在他们的报告中都提到土族处于防御的地位。可能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出现过一、两次一群人进攻另一群人的小事件，但是，总起来说，已经公认在塞浦路斯土族人不是暴力行为的作恶者。他们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人数不多。第二，他们拥有的武器弹药不如塞浦路斯希族多。即使为了辩论的缘故我们接受这样的一种概念：这样一个小族为了达到分治而想要或有过进攻较大的一族的想法，历史的记载也表明这完全不是真实的，因为首先提出的要求是意诺西斯——那就是症结所在，罗西季斯大使。

239. 我记得我们为塞浦路斯的独立而工作的岁月。我知道凭你的良心说你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作为我们政府的代表，我们是奉命行事的。但我知道你完全清楚一九六〇年的协定是真诚地签订

^⑦ 保证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5475号；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条约（同上，第5476号）；希腊王国，土耳其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同盟条约，同上，第三九七卷（一九六一年），第5712号。

的。我不想占用安全理事会的时间去评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或阿维罗夫先生或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的声明；我不想占用时间。我认为你所暗指的干涉问题完全是一种虚构，因为，象我说过——我在任何情况下和在任何时候都准备重复它——土耳其和土耳其政府从来没有侵略塞浦路斯的意图。但是，我要重复的是，土耳其政府昨天和今天根据保证条约都享有某些特权，并且在找到一个双方同意改变条约的解决办法以前这些权利将一直保持下去。应该记住这点。在讲到这点的时候，我认为我有权说明形势的真相，因为我认为，不管我怎样谦虚，我是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在过去的十年里土耳其政府的意图和立场的。我认为这就排除了土耳其意图侵略塞浦路斯的问题。

240. 我想要再回到我的主要发言以结束我的话。正象罗西季斯大使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不应向后看，我们应该向前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的族如果不再坚持错误地设想塞浦路斯土族正企图做到分裂，从而改变那种错误的态度，他们就做对了。他们不是在企图做到分治。如果这个辩论是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就要向罗西季斯大使提出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直截了当的“是”或永远是“否”。但这不是一场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

241. 我们正好在谈及有关任务期限延长的问题。所以我同意他的发言的后一部分，他说我们应向前看，而在我认为应满怀希望地向前看时，我们也应该，象我在发言中已说过的那样，仔细阅读并恰当地赞许我们的秘书长所作的估计，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不懈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我提及他的发言，我支持他的看法。

242. 主席：我要对一致通过决议表示深切满意，安全理事会根据此项决议已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期延长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请允许我表示希望：这再度延长的六个月期限被利用得更有效果以期达到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